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禽海石 第二回 情天再補客裡遇前緣

這時，幸虧得那個背靠著假山的女郎在旁邊插嘴道：「你莫非是秦家的少爺麼？」這句話提醒了我，我才順著口答應道：「是，是。」那半老佳人笑道：「哦，你原來是秦家的少爺。」我見他們已開口與我攀談，有了我說話的地方，便忍不住用手指著這方才手扶柳樹的女郎，向半老佳人問道：「這位姊姊就是紉芬麼？」那半老佳人驟然聽了我這一句話，不覺嚇了一跳，道：「你怎麼曉得？」此時這女郎才掉過頭去，朝著那半老佳人道：「母親，他原來就是我們在漢口時與我同學唸書的秦鏡如少爺……」這話沒有說完，我已經曉得他果然就是紉芬，把我喜得來猶如天上掉下了寶貝一般。當下便趁勢走到那半老佳人面前，作了一個揖，叫了他一聲「老伯母」，說道：「老伯母，小姪適才多多冒犯了。」紉芬的母親也還了我一個禮，道：「少爺說那裡話來。」我見過紉芬的母親，回轉身來就與紉芬作揖，順口問道：「還有這一位姊姊是誰？」紉芬羞得來漲紅了臉，忙向後退了兩步，口中答道：「他是我的阿姊。」我於是又朝著他的阿姊作揖。紉芬的阿姊倒是大大方方的還我一個禮。我舉目朝他細看，覺得他眉目之間有些與紉芬相彷彿，但是兩邊頰上少兩個酒渦，又略為清瘦些。紉芬的母親見我已經個個見了禮，便將我叫到面前，問我幾歲年紀，現在讀什麼書，家裡還有些什麼人。我見他動問，一面依著他言語一一回答，一面偷眼看著紉芬。只見他臉上愈覺容光豔豔，猶如初放的芍藥一般，比從前出落得越發精神了。紉芬知道我去看他，便低垂了粉臉，很覺得不好意思。我和紉芬的母親說了半天，漸漸的霞錦流紅，煙痕暈翠，天要黑下來了。我耳畔忽聞得紉芬的阿姊說道：「母親，我們回到屋子裡去罷。」於是紉芬的母親向我說了一句：「秦少爺，沒事儘管請進裡面來玩罷。」便帶著紉芬姊妹兩個穿花拂柳的走向後面去了。我立在假山腳下，兩隻眼睛一直瞧著他們母女三人走到牆角，從小門進入後院去了，我方才沒精打采的慢慢回到自己院子左首那一間臥室裡坐下。這時心裡亂紛紛的，一半是喜，一半是悶，不知要怎麼樣才好。

我正在沒有主意，聽得外面我父親已經回來，那管家王升也把夜膳擺在中堂上了。我就走出臥房，陪著我父親夜膳。我父親對我說道：「你可曉得，我們的後院現在租把別人住了。這人姓顧名晴波，是浙江海寧人，也是我的會榜同年，你須得叫他一聲年伯。他有一位太太、兩位小姐，你都要與他世誼稱呼。」我口裡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就問父親顧年伯現在做什麼官。我父親說：「他是新科的翰林，是個最清貴的京官。」

須臾，用膳已畢。我仍舊回到自己臥房，叫王升點上洋燈，獨自一人坐在燈下，細想日間遇見紉芬的情形並紉芬母親問我的那些說話。想我那紉芬今天與我在此地重逢，不知他心上怎樣的欣喜。要不是他母親與他的姊姊都在一塊兒，不便和我暢敘離衷，我早已和他在假山腳下，把以前彼此渴想的說話盡肚子說出來了。又想紉芬的母親初次見我的面，就問我多少年紀，讀什麼書，定是他想把紉芬許配於我，不然又何必問得這般詳細？我想我父親是個部曹，紉芬的父親是個翰林，門戶要算相當。況且又是同鄉，又是同年，就是兩家結個一門親，未為不可。想到此間，我心上便頓然快活起來。過後又想：紉芬的年紀現在已比從前大兩歲了，他的父母與他的姊姊又住在一屋，屋子裡耳目眾多，他既然不能天天出來上學堂，我怎好天天到他屋子裡去和他親熱？縱然他母親有意要我做他的女婿，但他是女家，不便先行啟齒，我又不便將這些說話對我父親說。就是我想個方法，教他人把這意思去打動我的父親，還不知我父親肯去和他說合在於何年月日。我既然不能常常與他見面，又等不得父親央人去做媒，似這般室邇人遠，豈不要活活的把我悶死了？我想到這裡，我心上又頓然焦躁起來。

停了一停，我又想：現在要我父親去央人說合的話，所謂「遠水救不著近火」，我此時且要想個與紉芬天天親熱的方法要緊。於是，又想來想去想了半天，忽然絕處逢生，被我想出兩個妙法來了：一是我對我父親說明，只說那三間書房地方雅靜，要在那裡設個書案，以便晚上在那裡用功。紉芬是最愛看花踏月的人，只要是月夕花晨，他必然到園子裡來，我就可以請他到書房中坐坐。一是杭州的風俗，男女本不甚避忌。他住在我的後院，我何妨天天進去和他聚首？只要我嘴甜會說話，會奉承，在他家僕婢頭上常時花上些小錢，那裡有拒絕我進去的理？我想到此間，我心上又不覺頓然快活起來。既而我又想到：「我這兩個方法雖然是好，萬一我父親不許我擺設書案，我將如何？萬一顧年伯治家嚴肅，不許我時常到他屋子裡去鬼混，我又將如何？」我想到這裡，我心上又不覺頓然焦躁起來。可憐我如此胡思亂想，直至天街四鼓，玉兔西沉，我方才脫了衣服，上牀去睡了。

次日早起，我出了臥房，要想對我父親說那擺設書案的話。誰知我父親沒有早膳便出門拜客去了。我既見不到父親說話，我便想到後院去看紉芬。又想為時過早，恐紉芬還未起來，去也枉然。沒奈何，只得照常吃些早膳，去到外面學堂裡唸書。這天因為心上惦記紉芬，不到五下鐘就回來了。進了院子，就撞見我父親與顧年伯立在樹陰下閒談。我便走上前去恭恭敬敬作了一個揖，叫一聲：「顧年伯。」顧年伯忙還了禮，笑著對我父親說道：「這就是二少君麼？好一個風流年少！不要放他外面去胡行亂走，被那班惡少勾引壞了。」我聽了這話，不覺心中暗笑！現在家裡放著個紉芬，斷然不會在外面胡行亂走的。我當下就趁勢把擬在書房裡擺設書案的話，向父親說了一遍。我父親聽了還沒有答應，顧年伯在旁就十分誇獎道：「這是最好的事！你要到書房裡去用功，你何不就去把書房收拾起來，還要來告稟你父親麼？」我父親見顧年伯這般說，也是點點頭說道：「你要去那裡用功，你儘管去便了。」

我見我父親居然應允，心下十分快活，當時就吩咐王升先去書房打掃一番，然後把院子裡的木器桌凳等項搬了幾樣過去，一一擺好，當窗設一張書案。那窗子是四面玲瓏中間嵌著玻璃的，從窗子裡望到外邊，直對假山，倘然後院裡有人走出來，都逃不過窗子裡的眼睛。又找了幾幅最雅致的書畫，將他張掛壁間。書案上香爐茗碗，樣樣俱全。旁邊又擺了兩個花架，兩個花盆，盆內都種著粉紅碧桃花。我指點王升一一位置妥帖，然後坐在書案之旁，將文房四寶揩抹得乾乾淨淨。我心下自己估量，有了這般的潔淨地方，設或紉芬來到，也可以將就坐坐了。

不料我正在靜坐，忽然窗外有個人影兒瞥過，我只道此時紉芬又出來遊玩了，急舉目向窗外觀看。咦！女人雖是個女人，卻是眼睛裡從沒有看見過。只見他年紀約有三十歲內外，圓圓的臉兒，高高的鼻子，鼻子兩邊有幾顆痘癍。身段矮矮兒的，身上穿一套縞素衣裳。並不是顧年伯的宅眷，又不像是底下人。站在那假山旁邊，朝著角門外探頭探腦的，不知他看些什麼。我因為見他不是紉芬，就不把他放在心上。他看了許久，也就轉身走入後面院子裡去了。這天晚上，我就在這書房裡讀書，故意把那聲音讀得來抑揚頓挫，要吹到紉芬耳朵裡去，使他得知我在這書房。

看官，我為了紉芬，我真是煞費苦心，我料天下一班在女娃子面上做工夫的人，總沒有我這樣苦的。到了次日，我依舊在外面學堂裡讀書。讀到下午四下多鐘，在先生面前撒個謊，就跑了回來，在臥房裡換了一件新衣，一徑撞入後院。掩至中堂，只見昨天所見的那個女人正和紉芬的母親坐在那裡閒話，一見了我，都笑吟吟的立起來讓座。我這時見了紉芬的母親，我就改口叫他年伯母了，我說：「年伯母請坐。年伯母來到我家四五天了，小姪都沒有過來請安，實在荒唐得很。不知年伯可在家麼？」紉芬的母親道：「老爺還沒有回來，你儘管在這裡玩耍罷！」我又問那女人是什麼人。紉芬的母親說：「這是我的妹子。」我聽了這話，我才曉得這女人就是紉芬的姨母。我想杭州人的稱呼，凡是長一輩的女親，大半是叫乾娘的。我於是走到這女人面前，作了一個揖，叫了一聲：「乾娘。」那紉芬的姨母笑了一笑，也還了我一個禮，我方才坐下了。但我此時四下裡留心觀看，並不看見我那紉芬。須臾，僕婦送上茶來。我與紉芬的母親談談講講，講了多時，還沒見紉芬走出來。我忍不住了，便問：「還有兩位姊姊，如何不見？」紉芬的母親道：「他們都在房間裡做針線呢。」我聽見這般說，我就不便再問。又坐了一息，我便告辭走出來了。我一路走一路想；今天雖然看不著紉芬，且喜已被我打通了路道，往後總要見著紉芬的。這天晚上，我仍舊在書房裡朗朗的讀書，使紉芬得知。

第二日下午，我又獨自一個兒掩入後院，冀與紉芬會一面。誰知紉芬的阿姊倒會著了。我與他談了兩句，見他待我的神情是淡淡的。我覺得無趣，只得仍舊與紉芬的母親瞎混。後來直混到傍晚，還沒見紉芬出來，只得搭訕著走出來了。我兩天沒見紉芬，我心上就很覺詫異，莫非是紉芬病了？否則，顧年伯的家規嚴，不許他輕易見客。不然，他和我的交情是異常冷淡，好一似管夫人所說，把兩個泥人兒打碎和攏，重新捻作兩個泥人兒似的。他明知我坐在中堂和他母親說話，那有不出來見我的理？我猜詳了許久，竟猜不出其中的原故來。過後我想，我晚上的讀書乃是一道催請紉芬的咒語。紉芬雖然連日不見，我咒語總係要念的。於是到了晚上又在書房裡朗朗的唸書，比往天還念得長久些。

到第三日，我又走到後院。這天卻該我晦氣，齊巧顧年伯在家。我只好守著子姪的規矩，恭恭敬敬和他說了些最迂腐的話，便辭了出來。

第四日上，我愈進去得早了。這日紉芬的母親和他的姊子及姨母都被我個個見到，又談了好些閒天，偏偏沒有見著紉芬。我回到書房，氣個半死，我想：一定紉芬已經變了初心，不比從前的紉芬了。我與他闊別已將近兩年，他又生得來聰明美麗，難道除了我沒有第二個少年子弟去勾引他？倘然是勾引壞了，與他人有了愛情，或是已經有人替他作伐，許字他家了，此時尚有何顏與我相見！所以那一天他初次與我見面時就臉上漲得緋紅，這幾天也是故意避在房中不出來見我的。是了，是了，照前後的情節看起來，紉芬已經與我無緣，我也不用得癡心妄想了。但有一說，你就是與他人有了愛情，就是已經許字他家，我也怪你不來，只是你也應該見我一面，彼此當面說個明白，不應該含含糊糊，給我一個悶葫蘆的。我想到此處，我不覺咬牙切齒，深恨紉芬，心口頭上好像澆了一瓢冷水似的，連手足都冷了半截。